

國民外交月刊叢書第一種

美國「時代」「幸福」「生活」三雜誌

「太平洋戰後建設草議」

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04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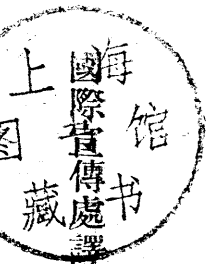
太平洋戰後建設草議

(本刊特譯稿)美國時代、生活、幸福三雜誌曾組織了一個戰後問題的研究委員會。先後已發表三個報告書，一曰戰後的英美關係，二曰戰後的太平洋關係，三曰戰後美國國內經濟建設。本文即為第二篇的譯稿。文中的主張，有些地方，當然有商榷餘地的，即如第四節主張台灣於戰後交國際共管，建設為聯合國共同的軍事根據地，重慶大公報於本年一月七日已有社論加以批評，認為不合理的建議。此外或許更有可以訾議的地方。我們因為時代等三雜誌在美國輿論界有相當的地位，他們的議論，很值得我們注意，故特譯其全文，以供國人參考。

一、討論的區域

覺醒的亞洲

本報告書的主題是美國與太平洋區的關係。實則本報告書討論的區域，其範圍並沒



有把亞洲完全包括在內，而有時則超出了亞洲的範圍。我們對於美蘇關係擬另作專文研討，故本報告書就沒有論及蘇聯在太平洋的利益。我們對於澳洲，新西蘭及澳洲的利益，亦僅略事涉及，老實說一句，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就他們的特殊利益去研究如何補充及修改太平洋的政策。

同時，討論的範圍有時尚不至是太平洋區域，因為太平洋的中心問題是亞洲，而亞洲在太平洋上觸及的範圍很廣。在本報告書中，有很多的亞洲地區並未特別加以討論——中東則一點沒有論及，印度則討論得很少。然而，使我們關懷最深的是亞洲——尤其是亞洲處處覺醒及正在覺醒的現代事實。

我們的焦點是遠東。特別着重之點是美國與這部分的關係。我們要答復的問題，是如何把太平洋做成和平與繁榮的康莊大道，而不是誤會與戰爭的非人之境。

現在這十萬萬的亞洲人民，他們的命運與我們的命運已有非常密切的聯繫，我們不想批評他們的文明與文化，但略略提醒幾句，或許是有用處的。

東方畢竟是東方。同時其中包括許多不同的民族，各有他們歷史的傳統，特殊的習慣，對人生亦各有他們的態度。例如在印度，印度教徒有嚴明的階級觀念，而人生態度也比較有悲觀的色彩。中國人似乎更近人情一些，少特別一些。在東南亞洲，可以找到更特別的民族，主要者為約近七千萬的馬來人，大都自十五世紀以來就信奉回教，以麥

加爲他們朝奉的聖地。

雖有這許多的不同，但東方民族有一點是大家相似的。直到最近數十年，他們仍舊滯留在資本主義以前的農業社會，鄉村與宗族爲構成社會的單位。除日本之外，現代世界的潮流，尙開始在變更他們的根本生活方式。今後他們的變化，也許會非常迅速，但現在因爲生產率的低微與人口問題的壓迫，大部分東方民族的生活，祇能做到免於饑餓的程度。卽就印度而論，人口的增加年約五百至六百萬。東方民族的家庭預算。平均有百分之七十五用於食的一項，而歐洲人民則僅有百分之五十，美國尙不到這個比率。

東方的農民，連菲列濱也如此，大都爲地主，債主及收取租稅的人所剝削。文盲很普遍。其原因，除日本，緬甸及菲列濱外，大都由於言文的不一致及文字的複雜。連進步的中國，現在仍有百分之七十的文盲。

與西方的標準比較起來，東方的貧窮與愚昧實有些可憐。然而我們要知道，東西洋的這種區別，乃是近代的事情。在伊利沙白女皇時代，中國及印度每人的平均生產力，都超過西歐；而十八世紀的法國較之當時的中國，比現在中國之較法國更要貧窮。東方許多國家，都有長時期繁榮及文明發達的時期。如中國及印度都有偉大的藝術，建築及文學，爲世界人類都蒙其光澤。

過去及將來

在許多現代亞洲人的心目中，過去的苦痛經歷與將來的希望與計劃有非常密切的聯繫。在這一方面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因為中國為前途的奮鬥最為艱苦，最為感人。除其對日的長期抗戰外，中國近數十年來歷史上最重要的事實，為其向民主目標的努力與進展。中國這一行動，受了先聖先哲及實際政治經驗的感應，對於最後目的及政府方式，較之東方其他國家更富於類乎民主的觀念。孔子的思想承認民權，可以對抗專制。孔子教導別人，如果君父有不是之處，為臣為子者都可諫諍與反對。孟子更進一步的主張「君為輕，民為貴，社稷次之。」帝王雖尊為天子，如果違反天意，臣民是有權推翻他的。

古代的中國，並且發展了兩種可以制止專暴統治的政治制度。官吏均經考試選拔。這種科舉制度，雖有其缺點，但出身卑微的人，因此也有了服官從政的機會。其次為御史的彈劾制度。御史可以批評君主的行為。

中國有了這種制度，於是產生了光明正大的政府。今日中國對於政府組織的理想，還是合乎這種精神的。所以在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其政府由代表五種治權的五院所組成。其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乃孟德斯鳩所提倡，亦為我們憲法上的三大機構，此外則還有考試院的考試權，監察院的監察權。是故中國政府的組織法，一方面承繼過去的傳統精神，一方面實現中華民國國父孫先生的主義。

中日戰爭，顯露及鼓勵了建設新中國的普遍興趣。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鴻溝變得非常狹窄了。在覺醒的國民與政府的元老之間，產生了一羣新的領袖，這些新領袖是從軍隊，年青官吏及知識階級方面來的，他們都渴欲革新國家，他們以烈火一般的熱誠，以完成中國的文藝復興。

美國及其他西洋盟邦之失敗於日本之手，對於中國的打擊比任何直接的打擊為大。此刻正是中國歷史上最艱難的時期，也正是新中國的靈魂受着最嚴酷試驗的時候。

然而，這一個局面不論眼前有什麼結果，從廢墟中誕生的新中國，在戰場上，在國家的工廠裏，在代表民意的團體之中，處處可以發現，這是決不會失敗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先生說得很對，他說道：『中國是不可征服的：它的文化在堅毅卓絕的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展現着神奇的力量；全國空前統一，人民都忠誠為國，正為該國創造一個新的時代。』

中印兩民族，一千年很少往還。可是一九二五年泰戈爾之漫遊中國，一九三九年尼赫魯之訪問重慶，以及去春蔣委員長夫婦之蒞臨新德里，此行或許是中印兩民族為人類自由而合作的先聲。因為此行是中印團結的先兆，蔣委員長此行較之許多西洋政治家的聘問他國，較之我們年鑑上所記載的許多正式條約與文獻，更有劃時代的重要性。當此亞細兩大民族努力爭取自由的時候，忽然另有一個已經獲得物質進步的國家，

把黑暗的影子籠罩上了它們。亞洲在日本的刺刀之下就說不到自由，正像歐洲在納粹鐵蹄之下談不到自由一樣。日本爲什麼必須予以擊敗，日本的生活如何應重新改造，容於下文討論。

東方及西方

日本失敗，中印復興，並不能說已經完成了亞洲問題的解決。此外，在東南亞半島及各羣島居住着一萬五千萬人民，他們有各種混合及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宗教及文化程度，如同教的馬來亞人，基督教的菲列濱人，佛教的緬甸人，殖民地的英、法、荷蘭人，摩爾等野蠻民族，僑外的中國人，無國籍的歐洲人，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部落與民族。這些複雜民族在日本人入侵以前所生活的殖民地時代，已經永遠過去的了。那末，將由怎樣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制度來代替它呢？我們想提俟若干建議，我們雖不認爲這種建議足爲最後的定案，但認爲至少值得大家作深刻的討論。

我們對於亞洲的論述，現在把它歸結爲三點。一、我們相信，亞洲在過去既有其偉大之點，將來仍要恢復它的偉大——富於生產，創造性，及合乎人道的標準。在未來的世紀之中，亞洲不僅要在採納現代技術一事上表現出它的偉大，並且在自由及正義的光明之前，表現出它的偉大來。

二、向真正更自由更富饒生活的進展，顯然必經一段極度的困難與苦痛，到了和平

的時候，先要致力於生產，推廣識字，以及法律及秩序等種種實際問題的解決。例如印度王公與賤民階級間貧富的懸殊，這是與自由正義的社會機構所不相融洽的。這種懸殊的現象，祇有根本的社會改革方能消滅。然而僅僅抑壓豪富尚不能收效。全亞洲所需要的是一種益下而不損上的工作，惟有設法增加勞動者的尤其是農業方面的生產，方能達到這個目的。提高了勞動者的物質酬報，才能於亞洲建立有秩序的自由社會。

三、近幾年來，東方的領袖們常常責難西洋。說我們是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物質主義，及軍國主義。這種責難在某種限度之內，也未嘗沒有理由。然而現代的西洋國家在其內部是有建設及醫療的力量，祛除社會的不平等。就算西洋國家是物質主義的，它們的人民同時也努力對抗着不公允。給各種種族，階級及人民創造着同等的機會，與貧窮，疾疫及殘暴戰鬥着。即使西洋國家受軍國主義的控制，但同時它們也竭力設法抑制國家主義的逾越範圍，建立及維持和平的世界秩序，宣揚民主的福音，推行法治的精神。

次之，西洋國家對於公共衛生，對於普及教育，對於家庭的安樂，對於社會及經濟上的公允，都有綜合的概念，給人民創造了一個良好的世界，這個世界遠勝於文藝復興時代的英國及義大利，亦非亞洲國家過去任何時期所可企及的。東方需要西洋社會方面的建樹，正像需要西洋的技術一樣，二者不可缺一。西洋辛勤造就的社會方面的建樹，

現在正擱在東方國家之前讓它們去採用，如果它們能善爲利用，則我們許多理想的實現，將比我們自己努力更加迅速。

二、美國人對於太平洋區的建議

結束帝國主義

在本報告書第一篇『英美關係』一文中，我們已表示意見，新世界必須以民主強國爲基礎。民主強國之說，很易給人曲解爲英美獨霸戰後世界，軸心國家就常常作這樣的曲解。美國人的用意決不如此，也從來沒有這樣的打算。凡是讀過我們報告書，發現其中有改正英美舊式帝國主義計劃的人，或許會覺得我們前一建議的可以驚異。我們主張西洋國家到此次戰後，應當放棄在亞洲的一切特權及優惠的地位。這個放棄工作，我們的盟友英國所負的責任尤多。但我們可以憑良心說一句，近年來的英國政策，大體上是在逐漸的取消英國帝國主義的統治。我們並不責難英國過去的政策，任何國家在道義上也不能譴責英國。如果不是西洋國家的貿易，強迫中國打開了門戶，中國的鐵路或許不會建造，說不定滿清政權仍會繼續着統治中國。印度如無英國的治理，或許也不會享受長久的和平，而成爲世界上第八名的工業國家。然而到此次戰爭結束的時候，英國在東方的帝國主義也要結束了，應另有別的方式去代替它，這種方式並不是退守到孤立主義

，而是一個新的國際機構中，發揮東西洋的創造精神，合力締造一個良好的世界。

聯合國家

本報告書對於亞洲民族自力更生的主張，絲毫沒有違反的意思。但我們假定，此次我們這一邊勝利之後，大家對於全世界的互助合作，將有具體的認識，由此而發展一種國際權威的組織。這個國際權威的性質及組織，究竟如何，我們把世界許多重要地區各個特殊的戰後問題研究完畢之後，再提供大家的討論。

同時我們還借用聯合國這個名詞。我們請鄭重聲明，現在這個名詞不過是指同盟作戰的國家。就是用同盟作戰來解釋，還有些含混，例如美國對日作戰，但蘇聯並不與日本作戰；蘇聯與芬蘭作戰，但英美則並不與芬蘭作戰。至於這個名詞用在戰後問題方面，不過像代數學上所用的X一樣，用以代表將來能夠實現而運用國際權威的組織。

我們竭力主張强有力的國際權威。但國際權威必須產生自原有的强有力國家，產生自一個時期很有力量的一些國家。譬如，大家都承認必有一個時期，美國在太平洋上將掌握着軍事，工業及財政的優越地位。如果聯合國在太平洋須賴美國的力量為力量，那麼美國就當仁不讓，毋庸虛偽的客氣。反過來說，如果美國的力量不是太平洋上最優越的力量，則責任與實權必須讓別的國家負荷與掌握。

在若干情形之下，當別的國家埋頭於現代化，若干國家亟謀恢復戰後瘡痍的時候，

美國或許是聯合國國家主要的信任人。我們不願意美國的被信任，發展成永久的占霸，從開始的時候，凡是與遠東和平進步有關的國家就應當有一個合作的組織。

我們建議此項組織，名之曰太平洋會議，作為聯合國的一個機構，包括一切與太平洋有直接接觸的聯合國國家在內——最後還希望把日本包括在內。

此項太平洋會議，將為聯合國國家對於太平洋事務的最高司法權威。兩國發生糾紛的時候，並不付之自己的仲裁，而由該會代表聯合國出而干涉，開庭審詢而作司法的決定。它本身沒有行政之權。然如聯合國的實際聯合能夠存在一天，它就有一天的影響力。

次之，在太平洋區將有若干具體的國際合作行政事業要做。為了這種工作，我們建議組織特殊的合作團體，各有其機構與權力，祇有對於該項合作事業有合法權益的聯合國代表參加。但這些團體須向太平洋會議報告，而服從該會代表全體聯合國的干涉。這些團體將給太平洋會議的活動以堅實的基礎，增加它維持永久及威望的機會。如果這些團體進行得適當，則將大大增加太平洋會議及各該團體的功績。目前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即在東南亞創設一個以前尚未存在的國家。

我們準備先討論這一個複雜地域的問題。次之，我們討論日本失敗後的處理辦法，最後討論對於中國復興後的希望及其問題的如何解決。

我們對於這些國家的建議，或許討論得非常詳細複雜，但我們的基本目的是很簡單廣博的。這種目的就是聯合國血戰以爭取的目的，我們可以名之爲自由及人道的尊重。爲欲實現自由及人道，爲欲發展他們的優良質素，達成他們的抱負，亞洲人民需要三樣東西：可以使他們信任的自由，繼續發展的經濟，及與世界其他國家平等的感覺。因此，我們就考慮到幫助亞洲達到這些目的實際方法。

國家主義雖有許多的缺點，戰爭亦屬其一。然而國家主義也是到自由平等途中一個必經的階段，這也是我們對於太平洋人民的目的之一。中國及日本兩民族都是獨立的國家，各有他們光榮的傳統與悠久的歷史，且有相等的能力，他們對於締造各自的前途，自然也有大部分依靠自己努力的權利。我們並不想對於受過膺懲後的日本，永遠剝奪它的權利。我們也不欲對於中國作越俎代庖的工作。中華民國正像它名爲中國一樣，它是亞洲的中心。

三、東南亞洲

東南亞洲的許多民族，與中國及日本比較起來，尙未達到必須的獨立國家時期。緬甸、泰國、越南、馬來亞、荷印、婆羅洲、鐵慕爾等地，面積共一·六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居住的人民有一萬三千萬。這些國家大抵尙愚昧野蠻，完全缺乏共同的傳統與政

治的訓練。

西洋國家對這些民族的責任很大。工業的帝國主義根本推翻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削弱了他們原始的自足自給，強迫他們參加了國際的金融系統，而摧毀了他們舊的經濟制度。

西洋化一方面太急驟，急驟得使他們無以適應，一方面又覺得迅速程度尚不足使這些人民自己去完成他們的任務。這就如何處理呢？

殖民時期雖已死亡過去，但發展了許多優美的行政體制，方法及人才。英、荷、法、美的行政政策，態度及實施的方法各有不同，而互有其短處及長處。但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爲遠東殖民地國家奠下了獨立自治的永久基礎。

美國對菲列濱的政策雖也有它的缺點，但却給菲列濱奠下了獨立自治的基礎，這一點功績是不可抹殺的。美國對菲列濱在教育上做了很大的工作。于是菲列濱人在東南亞各民族中政治上最進步，文盲的百分比，較其他各地低得多，而很多菲列濱人懂得選舉的意義。美國已經答應菲列濱的獨立；他們也適於獨立，他們也一定可以得到獨立。

至於東南亞其他過去的殖民地，我們建議創設新國家。我們建議一種新而略帶試驗性質的國家組織，其主權並不得自上帝或人民的賦予，而得自國際的聯合國。這種國家因不同的地域而有不同的形式，而有兩個基本原則是一致的。一、在必須仍由西洋人執

掌政治機構的國家，其責任必須是國際化的，而有兼取各種殖民政策長處的義務。二、這種國家的主要目標為政府負責開通民知，使有政治的訓練，成為能夠運用選舉權的國民。為完成這一目的，須擬定適當的教育計劃，積極付之實施。

有了獨立的菲列濱，再加這種新的國際國家，我們建議爲了這一區域擴增太平洋設防島嶼及根據地的那條鍊子，組織一條國際防衛的大道，如此則太平洋的自由或可由此得到保護，而引伸聯合國的力量，以負維持和平的責任。

現在讓我們來考慮建議中的東南亞新國家，並說明我們認爲這是適合我們目的的理由。

東南亞國際性的新國家

第一個最大的新國家，應包括泰國，英屬馬來亞，所有英荷所屬的東印度各島，及葡屬鐵摩爾島。其區域爲一·一〇〇·〇〇〇平方哩，人口共九千萬。其天然的首都，當在巴塔維亞。其政治體態當係一種國際共和國的性質，其組織如下：

甲、設一最高會議，由聯合國的代表組織之，惟聯合國須與該區有直接利益關係者爲限，如澳洲、英國、中國、荷蘭、印度、葡萄牙及美國。最高會議須經常集會，指派委員組織委員會，執行聽取最後申訴的法庭工作，公佈其工作之報告，並委派該國的行政首長。

乙、行政首長爲最高的行政官兼軍事統帥（有宣佈戒嚴法令之權）。凡經特別指定者外，授以一切權力，對於立法方面，包括提議及否決之權，但制定法律之權，他是沒有的。最高會議另設常務委員會以輔助之。

丙、另設立法大會，會員初由行政首長於當地人民中遴選指派。惟行政首長於兩年之內，經最高會議之指示及同意，推行選舉的計劃。一切法令，不論是該會或行政首長所提議，均須經該會通過方能成立。每隔十年，將該國的憲法修正一次，俾加強立法機構的權力，而推廣其普及的基礎。

問題及解答

我們這個建議，自己也知道一定會引起許多物議。至少有上列兩種反對意見立刻會發生：

甲、把許多不同的民族組織成一個新國家，我們似乎摧殘了我們意欲播種的民族主義的種子。即以泰國爲例，它與安南爪哇不同，久是一個獨立國家，事實且爲軸心陣營的一分子。或許有人要問，我們既聲明求各該民族之自由獨立爲目的，爲什麼我們還要去毀壞泰國已有的獨立呢？

我們以爲泰國的獨立，形式多於事實。本世紀的二十世紀泰國因英法勢力的衝突而倖存，英法都不願對方染指，並不是把泰國視爲獨立國家，而是視爲一個戰略地域。最

近登台執權的這個政府，係少數親法西斯派分子所組成。它曾用納粹壓迫猶太人的方法，迫害該國二百五十萬的華僑。該國政府從沒有真正代表大多數國民的迹象與志趣。我們認為如果泰國參加東南亞新共和國，更有發展自治政府的機會。因為這個新共和國首都雖暫設於巴塔維亞，而其民主主義的傾向，仍舊是保護各地方固有的社會形式的，各民族文化上真正不同之點，非但不加干涉，且將加以維護及鼓勵。

乙、荷蘭在東印度的殖民歷史已有三世紀以上，爲了荷蘭，或許有人會竭力反對我們的主張。荷印羣島構成我們這個新共和國的心臟。今日的地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都把荷印羣島看成溶合的一體。然而這種觀念並不是自然發生的，乃是由於荷蘭的殖民政策所促成。

四十年以來荷蘭政策的目的，係欲建設一個荷蘭帝國，包括荷蘭本土，荷屬西印及荷屬東印，造成經濟繁榮，社會及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個團體。我們東南亞共和國的建设，祇牽涉到荷屬東印一部分，我們固屬很少侵犯荷蘭主權的理由。但問題不僅是荷屬各島的問題。就現在的情形去看，東南亞政治經濟的團結爲一體，實有迫切的需要。

我們可以舉出兩個理由，說明爲什麼東南亞新共和國或類此的組織，對於國際和平與秩序的保持，有莫大的實際效用。

第一個理由是簡單的軍事問題：這一富饒而在戰略上有重要性的區域，如果政治

分裂，等於延請別人來侵略。現在泰國、馬來亞及荷屬東印的界綫，是劃分於帆船控制海洋的時代。此次戰爭告訴我們，如無馬來亞及北婆羅洲就無法保衛東印度，沒有泰國也就無法保衛馬來亞。

第二個理由在經濟方面的。東南亞的經濟久已有集中的傾向。如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合併，如英荷共同專賣油子及經營植物油的運輸，橡皮及錫的連合經營等等，目的雖不是利他的，但集中經營的事實則早已出現了。次之，英荷的航空交通綫有聯絡的時間表，而大家一把新加坡視爲保衛英國安全同時是保衛荷蘭的堡壘，（雖則事實上是失敗了）。泰國過剩的米糧則在馬來亞市場出售。泰國也參加錫及橡皮的聯合經營。政治的統一不過促進這種原有的傾向而已。

爲公允以及維持東南亞新共和國的經濟團結起見，凡私人和公共產業和皇室的產業，都應恢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前的狀態。

東南亞新共和國將來的經濟組織，究須如何，此時很難預言，但我們可以假定下列的數點。東印度的油田及煉油廠，將由其原來的私人及政府加以重建。橡皮種植事業當然須要予以復興，雖因人造橡皮的發展使橡皮種植事業的地位有所改變。歐洲對於該地植物油的大量需要，仍宜繼續。錫業或許要衰微一些，但例如東南亞的錫產，總比玻利維亞爲低廉。鋼鐵工業亦可望發展。馬來亞的鐵礦砂，過去日本曾與華北的煤並用，當

然也可取法，在當地溶鍊。秦皇島與馬來亞間來往的航運，當如西歐洛林與魯爾的交通一樣地需要迫切。賓丹的鐵礬土及蘇門答臘的水力，可有發展製鋁工業的機會。在糧食方面，該國範圍以內可以自給。總之，資源的分佈，對於該區的經濟，有很大的利益。

由此以觀，我們主張在該區建立一個新國家，從現代政治、軍事、經濟的立場去看，實在很有必要的。我們已給這新國家一種理想的輪廓以資着手，同時也不得已地略妨礙了若干國家的主權。但我們如果這樣進行，或許因為局部的小糾紛，將有多年的艱辛締造，以達於最後的統一。到了那一天，我們這個東南亞共和國已具自立的規模，而那時全世界小國獨立的事實早已成爲過去的了。如果按照我們這個計劃進行，這東南亞共和國在國際間早已發展到它前定的地位了。

緬甸

其次說到緬甸，我們建議到此次戰爭結束之後，經英國國會的立法手續，把緬甸的治權，移交到一個國際委員會，該會由英國、印度、中國及美國的代表組織之。該會與中國須就滇緬公路、滇緬鐵路，內河航運，及仰光碼頭等權益成立協定。對於緬甸的本身，第一件工作當係物質上的復興。緬甸所受戰禍已經很大，再加以日軍佔領下的蹂躪，以及將來驅逐日軍的反攻，物質損失必大，故以物質建設爲首要工作。

該會對於緬甸的內政工作必甚煩重。我們必須公開認識緬甸政治的缺點而予以改革

。緬甸的佛教往往促進混亂，以及社會和政治的不安，故又須解決它的宗教問題。改良教育與宗教，當爲完成緬甸獨立自主的先決條件。

越南

關於越南，英國歷次的宣言，美國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的照會，都保證它恢復法國的主權。然而在法日共同防衛越南的條約之下，恢復法國主權是可笑而不可能的。在聯合國武裝佔領下的一個時期，即使有自由法國的部隊參與，也不能有真正法國主權的存在。

聯合國的保證，不過表明誰也沒有犧牲法國擴張領土的用意，並不是說聯合國願意保存某種有礙國際合作的既存狀態。自由思想的法國人一定會看清擁護聯合國，共同參與解決東方問題是對他有利而得策的。所以我們希望法國經過適當的立法手續，也仿照英國對緬甸的樣子，爲越南建立一個國際委員會性質的政府。該委員會以法國及中國爲有力的代表。也像緬甸一樣，該委員會負責準備越南自治政府的誕生。

移民及少數民族問題

東南亞各地雜居着信仰各別各種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成爲單獨的民族國家，國家以民族爲基礎原是西洋政治學認爲政治組織的標準方式。自治政府的發展難免同時產生民族與民族間的磨擦與仇恨。爲了和平與國際間的融洽，似須嚴密限制壓迫少數民

族的自治政府。因之，東南亞的新政府，第一件工作應與中國、印度、英國、美國及澳洲等商得同意，大家尊重少數民族的權益。爲欲達成這種諒解的任務，倘有什麼爭執發生，太平洋會議應該擔任國際仲裁及法律判斷的任務。

同時，上述各國政府對於太平洋區域之間的移民，應當商定實施的原則。印度與中國已無容納移民的餘地，而東南亞一帶的其他各國很有容納農業移民的空隙。是故太平洋內部移民的協定，實是國際道義上的一件大事。對於移民問題經過了多方面的協定，各國就不得不坦誠考慮其鄰邦及本身的問題。協定可以限制某種方式的移民，如訂定契約的勞工，同時爲避免種族間的待遇不公允，就需要而規定每年移民的適當人數。這種協定的條文，其立法上的解釋權，當屬之太平洋會議。

我們希望有了這種協定，可以消除該區國際上不和睦的一個原因，而在東南亞各國以及與中國印度間建立親善的關係。在東南亞國家尙未能把自己獨立運用於友誼合作以前，不能畀以無限的權力，致與力量更大人口更多的鄰邦發生磨擦。

菲列賓的地位

菲列賓之參加聯合國，採取了獨立國的國際行動，因此它對美國的關係，差不多像加拿大澳洲對英國的關係一樣。允許菲列賓於一九四六年獨立的諾言，現在事實上已經實現了，這當然永遠不能再有什麼改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在東亞的領土統治

，完全告了結束。然和菲列賓在實際上及形式均成獨立的國家，美國對它尚有兩項來了
的任務，這種任務與一般的國際義務是不同的。

當最後把日本人逐出菲島的時候，他們必將留下許多殘暴的破壞。許多菲島的工廠
將或被毀壞，或失去效用，糧食缺乏，衛生及教育組織紊亂失常，山林之中或許會有匪
徒出沒，種種說不盡的禍患。菲列賓人的復興工作，需我們金錢與技術的幫助，甚至軍
隊的幫助。我們應當就他們的需要而供給這種幫助。

我們第二個責任是關於菲列賓的獨立法案的。如果戰後建設並非復活片面地適應美
國市場的非島經濟體系，則該法案的經濟條文應有所修改。

到此次戰後，應儘可能重行計劃菲島的糖、烟草、椰子油等的生產，使之適應一般
市場的需要，而不是適當美國人爲市場的需要。爲了菲列賓人的本身，爲了他們與美國
的未來關係，如果能取消一切優惠的貿易，當爲事實所需要。倘使能把獨立法案中的經
濟條款，代之以貿易協定，就有很大的便利。採取了貿易協定的方式，時效就可以不必
以一九四六年爲限，成立貿易協定也可以不必違背最惠國的原則。如此則政治上獨立
的菲列賓，可以得到完全的關稅自主，開始向經濟的自由進展了。

改變貿易關係，並不是作爲逃避我們責任的工具。美國對於合理的要求，應給以同
樣的財政援助。

像菲列賓的獨立一樣，貿易協定與我們的財政援助不必有什麼條件，但獨立後的菲列賓必須遵守互助協定第六章的原則，以及太平洋間移民及保護少數民族的原則，這可以使新政府避免因採取極端國家主義政策而引起的國際糾紛。

四、一條橫斷太平洋的防線

我們同時還有一個責任，給菲列賓以切實的防衛力量，這種力量或許要比它不久將來本身所有的武力更大一些。保衛菲列賓的措置，等於同時保衛東南亞新共和國，越南及中國的南部海岸。

爲欲適應我們廣泛的安全目的，企求當地經濟的繁榮，以及保障新亞洲各民族的自由與平等，我們決不採取過去的保護方法。例如泰定·麥克杜非協定，規定菲列賓的永久中立；現在情形已變，效用也已失去了。這種的保護方法，決不能使國家能解除外來侵略的憂懼的。

因此我們建議，以橫越太平洋貿易路線上的各島嶼爲根據，組織成新的防禦系統。這些島嶼，也是太平洋上的接腳點，將發現它們歷史上及史前的功用——爲跨越太平洋的各個據點。我們預擬自夏威夷以西，有一串強固的根據地及偵察站——如中途島，威克島，關島，以及收回的日本委任統治各島，琉球羣島，小笠原羣島一直到台灣，靶台

灣作爲聯合國空軍屯駐及西部終點最強固的一站。空軍以我們的太平洋岸，夏威夷及臺灣各據點，則不久將來所發展的巨型飛機，有一萬哩的戰鬥航程，就可以控制整個太平洋。這種根據地的飛機場配以巨大的跑道，地下及不怕炸彈的飛機庫，其隨時奉命出發的飛機，可以構成一種傘形的空軍陣勢，不僅可以籠罩一港一島，且可保護整個太平洋的貿易路線。在它們的轟炸描準器之下，將來任何侵略者都不能在太平洋作大規模的潛動。

在它們的護衛之下，同時民用航空及城市均可一一發達，則和平，人道及洲與洲間的交通也就有了發展的新途徑。

建設這樣一條太平洋的防衛帶子，美國所屬的島嶼是不成問題的。但自日本人手下接收過來的島嶼，則很有需要解決的問題。日本政府爲戰略的對策，曾向各島移入很多的日本人民，這種人爲的優勢，必須予以削減。我們因是建議仿照對緬甸及越南的辦法，組織國際管理委員會。可以授權美、英、澳、紐西蘭及菲列賓的代表，對於亞洲其他民族的移民，擬定計劃。

至於台灣，中國當有莫大的權益，任何國際管理委員會，中國當然須有較多的代表。該委員會自應接收大部分日本的產業，尤其是台灣銀行。爲承認中國的優越權益起見，台灣可以包括在中國的海關及金融系統中；但鑒於聯合國對該地軍事據點方面的需要

，把台灣併入中國領土似乎失策的辦法。聯合國的政府雖將掌理台灣的外交軍事及其他的要政，但該地占多數的中國人民應享受完全的自治，在日本統治之下，他們所沒有得到的公民自由，將來也應當畀予他們。台灣因有其國際上的地位，該國人民日後似乎未便要求完全的獨立主權，或投票歸入中華民國的版圖。而聯合國也應當留意到，不能使台灣人民因有上述的限制受到什麼苦痛。

我們建立太平洋上的這條防衛線，並沒有製造東方新均勢的企圖，這一點也是要聲明的。其目的在使聯合國家合作以保持其力量。對於中國，對於菲列賓獨立國，對於新的東南亞共和國，以及美、澳、英等都有利益。太平洋的自由經如此保障之後，祇要聯合國團結維持下去，就不會有什麼危險，也不必恐懼日本第三帝國的侵略了。

五、日本

我們在亞洲的目的，不僅要把它造成一個堅強的堡壘，以對抗日本侵略的復活，並且要實行一種具有遠見的政策，防患於未然，使其復活之不可能。為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至少要部分的摧毀日本現在的政權。我們或許可以希望，若以堅毅公正的態度對付日本人民，可以促使他們對太平洋利益與我們取同樣的態度，即安全、繁榮與和平。

日本投降的條件

一旦日本到了無力繼續作戰的時候，我們建議聯合國可向其提出下列的投降條件！

甲、凡日本所有餘剩之軍艦、軍用飛機、坦克及大砲等一律繳出；日本沿海之一切海軍軍港及防禦設施一律撤消；凡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入伍之海陸軍士，一律復員，並沒收其軍器，配備以及糧食以外之其他給養物品。

乙、在亞洲大陸及太平洋各島佔領區之日本，一律向聯合國投降。

丙、聯合國軍隊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暫時之占領。至少須占領日本之六大城市。

丁、暫時拘禁日本海陸軍之高級將領，由聯合國之軍隊監視之。

解除了日本軍事機構的武裝，遣散了它大部分的兵員，撤消了它本島以及台灣、琉球、小笠原各島的海空軍根據地，則日本的攻擊力量立刻就沒有了。

孫中山先生的公子孫科博士建議，爲防止日本攻擊力量的復活，日本至少五十年須維持解除武裝的狀態，他的話是很有見地的。我們以爲在聯合國軍隊占領日本的期間，可以把日本的軍事力量維持到近乎零度，但長期的控制，使它永遠保持非武裝狀態，事實上有些辦不到，然因空軍在現代戰爭中的特殊地位，就很可能以作有效的節制。我們以爲可以附帶一個投降條件，日本的航空事業，由美中英荷四國組織集團作獨占的經營，訂定契約，爲期二十五年或五十年。這樣就可使日本無法秘密重整武備，也可以使中國及東亞其他的隣邦不必擔憂日本的故態復萌了。

在給聯合國軍隊解放後的區域之中，等待撤退的日本軍隊或軍用文職人員，須暫時給利用爲勞動人員，在被摧殘的區域作建設工作。

在從事復興工作的一段時期，控制日本商船一事，應交之聯合國的聯合航運局，日本的造船廠且須供給聯合國以新造的船隻噸位，到這一個時期結束的時候，與其他日本的商船，一同歸還日本。

中國、菲賓列及其他東南亞諸國對於日本侵略給以他們的毀壞，濫施轟炸的摧殘，以及人民的被劫掠，當然有權要求賠償。但我們認爲聯合國可以放棄這種特殊賠償的要求。日本戰事失敗，必將給它的經濟機構以一蹶不振的打擊。

但日本在中國東三省及關內的投資應移轉給中國。因爲半世紀以來這種投資乃是侵略的先鋒及武力征服的果實。在台灣的投資應歸台灣人民所有，作爲補償他們歷來所受的剝削，而騰懲日本的武力佔領。在朝鮮的投資，則移交給新的朝鮮共和國，補償朝鮮的被日併吞。（至於朝鮮共和國的詳情，容於下文討論）。至於其餘各地的日方投資則須交各該地聯合國駐軍統帥作嚴密的管制；但不必予以沒收。

日本的內政問題

解除日本的武裝，收復被占領的區域，解放被征服的民族，以及加強太平洋的防線，總計這種種的措施，可以使日本帝國失敗，但因不能改變產生日本侵略的機構與思想

體系，所以尙不足保障永久的和平。

如果強迫日本另行組織與現在不同的新政府，或使日本的國家機構作一切實的改變，也未必能產生我們理想中的效果。聯合國所直接製造或扶翼的日本政府，很難得到人民的忠誠擁護，不過像中國的偽滿政府，汪偽政府及挪威的吉士林政府一樣。從事這種政治工作的日本人，其動機無論怎樣優於關東軍領袖的統治，如果能得到聯合國的信任，就會失去戰敗後日本國民的信任。

因此我們並不建議，強迫日皇遜位，或改變日本的政治機構。如果戰敗後的民衆覺醒起來，竟欲取消所謂「萬世一系」的皇室，我們自然也不去阻礙他們。總之，我們根本希望日本對於軍閥領袖及其附和者，改變態度，而讓日本國民自己去解決他們。

能讓日本自決嗎？

我們知道日本政治及社會的改變，到最後祇能讓日本國民自己去做，但他們怎樣去做，我們覺得並沒有太大的希望。如果他們做得不好，將使我們陷於很大的困境。大西洋憲章的第三點說：聯合國將尊重各民族自擇其願意擁戴的政府形式之權。爲限制任意干涉別國的內政，這句話顯然很聰明的。但亦並不盡然。當艾登說，德國人如欲選擇納粹政權爲其政府的形式，而能安分退入一九三五年的德國國境，則也就沒有什麼不妥之處。他這樣解釋，引起很多的非議。他如果能細細再考慮一下他此項談話的內容，也

會感覺不妥當的。

擬訂大西洋憲章的人，其用意很可能認為對於辨別任何政府是否真正由「人民意願所選擇」，保留有決定之權。如果一國之政府並非——由人民所選擇，而係被武力所劫持，則自應加以干涉。即使表面上係人民所選擇，事實上仍舊有忽略真正民意的可能。我們決不能引起這一種烟幕。

戰後的日本政府，除非聯合國可以斷定它，對於東亞的安定秩序必能合作，否則對於日本的內政覺得有自由干涉的必要，而且可以老老實實說，他們有自由干涉的需要。干涉的形式如何不能預先確定。但我們有一點要說明的，除非日本能顧及其鄰邦和一切北太平洋沿岸國家的需要，否則將不可避免地不能完全由他去自決。

日本戰敗後的改革

倘不啓發日本政治及宗教的完美理想，民主主義決不能在日本生存。我們建議以聯合國勝利的軍隊駐紮在日本城市作為啓發的工具。我們原不想效法希特勒式的在別國耀武揚威。但上述的措施是必要的。在一二八一年元朝進攻日本失敗的時候，迷信的日本人謂元朝的船隻，為「神風」所覆沒。日本人以為凡是日本的國民都是神明的子孫，有神力保護他們，對抗他們的敵人，使敵人終必失敗。如果中國、菲列濱、印度、英國、荷蘭及美國的軍隊駐紮在皇宮的附近，這種觀念就不難消滅。為軍閥充當工具的神道術

士，到了那時也就不能維持他們的威信與尊嚴。

軍閥的威望掃地，人民覺悟了他們罪過之後，聯合國就可以利用天皇被尊敬地位，作爲團結日本人民的徵象，正像利用明治天皇於一八六七年，推翻幕府一樣，到此次戰後，很可能利用現在的天皇來消滅目下的軍閥專政。

進行這步手續，朝廷的本身須有巨大的改變。取消了軍事的炫耀，掃除了天神保護的觀念，將來的天皇必須與明治大帝不同，正像喬治五世之不同於詹姆士一世一樣。日本的朝廷能否使國家渡過失敗，或甚至因而使國家獲益，我們不知道。對這種發展我們也無須寄托過大的期望，但有一點我們可以記在心頭，在其發展之中，或能合乎聯合國的意願——即人民就其傳統的形式與朝廷協調，肅清日本黷武主義的毒素。

法律裁判

這種肅清工作，聯合國可以幫助日本。日軍在許多戰區犯了令人髮指的暴行。在南京及中國其他各地的姦殺擄掠，以及酷待中、印、英、荷、美、菲的平民及俘虜，早在戰爭的殘暴史上別開了新頁。他們與納粹在歐洲侵占區的行爲實無二致。這種殘暴行爲，大部分的日本民衆是不知道的，更不知道這是出於軍閥首領的指使。我們建議聯合國在日本組織法庭，對於這種指使暴行的日本軍閥，個別予以審詢，就審詢結果予以處分。這種審詢是爲了正義，不是復仇。審詢應公開舉行，按照西洋司法手續，被告有辯護

之權，一切手續都應公開。

這種法律裁判，決不能與膺懲一般無罪的軍事領袖相混。被審詢的軍官，必須有彰明較著的犯罪行爲。審詢完畢。凡無罪而被禁閉的軍官，應立刻釋放。

一個國際平等的機會

日本收拾戰敗的殘局，以及完成一個新的和平的太平洋世界，或許要經過很多的歲月。復興時期何時結束，全視日本措置如何。如果日本能恢復議會制度的人民政府，如果能把貴族院減少權力或根本取消；如果海陸軍人的優越地位不再復活；如果神道教消滅，而基督教能恢復其自由；則日本就可以參加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秩序。當日本政府能遵循上述或類此的路綫進行，證明它復興能力而得到國內普遍的擁護，就可獲得國際的平等地位。所謂平等地位就是說，逐漸參加太平洋會議，參加建立東亞安全幸福的工作，最後成爲聯合國世界組織中的會員國。

我們並不是建議與日本和解，或是想和緩大家仇恨的情緒，也並不是日軍在瀋陽、蘆溝橋、上海、南京、珍珠港、及馬尼拉的暴行並不像外表那樣的令人痛心。我們祇是到了相當時期承認那個悔悟後的新日本。

日本的將來

戰敗後的日本要解除過去的負擔，決非任何外國能幫它忙的。但在若干方面，美國

或許單獨可從旁略加促進的助力。在現代歷史上，國與國間的不相瞭解，無疑增加了國際關係更多的困難。雙方澈底諒解是不容易的，但我們相信國與國的隔閡雖不能根本祛除，苟採取若干有效的方法，至少可以縮小這種隔閡的鴻溝。我們建議，有一種方法可以用於美日兩國的關係。

我們建議，戰後的美日兩國，除正常的外交代表以外，交換特種的情報代表。選擇知名的美日人士擔任，給以外交官的權利，俾與一般的新聞記者不同。各向本國經常發表對方民族活動的報導，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新聞、文學、藝術等各種的活動與趨向。我們之所以作此建議，因為相信這可以幫助日本在戰後世界找到一個地位，同時幫助美國對遠東新世界能發展一種平衡的觀點。

如果戰後的日本適合我們的最高希望，在遠東的進展中，或許可以擔任一個重要角色。數十年來，日本在外表方面實為遠東最進步的國家。就若干客觀的標準而論，至少日本內部的建設是很有成就的。它是亞洲第一個普遍掃除文盲的國家。人民生活水準也相當提高，雖夠不上英美，也可與義大利及其他地中海的國家相比擬。

如果剝奪了它的刺刀、槍礮、軍艦，就日本社會改革的技術標準，則對於東亞社會及經濟的復興，當可有所貢獻。革新後的日本，在東亞自有其地位；為和平及進步計，凡屬聯合國都希望戰敗的日本能在這個方面去努力。

日本能夠維持戰後的生活嗎？

日本的整軍，此次的戰事以及最後的敗北，必然地使它經濟枯竭。即就一九四一年而論，平民的生活水準較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已降低了一半。迅速恢復經濟的繁榮是沒有希望的；到日本戰敗之後，我們或可希冀我們中間有很多人爲日本的貧窮辯護。日本人貧窮是必然的趨勢。

日本的貧窮，大都是咎由自取。它於牛油與大礮之間選擇了大礮，而大礮的賬單又不能不償付。在戰爭期間，土地之中的肥沃成分業已耗盡，非多年不能恢復。許多平時工業的工廠，其配備都移作他用；除了軍事工業之外，技術並無進步。內部的交通組織亦自消耗殆盡。人力因海陸戰場的傷亡，以及一般人民健康情形的惡劣，消耗得更甚驚人。償付大礮賬單者不是金錢，而是無數國民生命的犧牲，殘廢與頹唐。日本喪失其在中國或其他海外各地的投資比起上述的損失來，失去一些投資尙屬小焉者也。

如果聯合國希望戰後誕生的新日本，將來能夠參加我們的新世界，則不能忽視這種情態，他們必須知道日本的嗷嗷待哺。因此我們建議，一旦戰爭停止，聯合國一般救濟計劃的福利，同時也須立刻惠及日本。日本被美英荷各國封存的外匯資金，以及聯合國租用日本船隻的租金，都可以作救濟日本之用，其數量之多寡，以及如何實施，則可由將來執行的人去決定。

次之，還須給日本尋覓便利，俾與過去的占領區恢復商業，以獲得糧食。同時還須幫助日本解決它自亞洲大陸及遠東各島撤退一百五十萬軍隊及無數僑民的棘手問題。協助日本擬具適當的計劃，吸收這大批復員的人民。

日本仰賴於國際貿易者甚大。美國及大多數聯合國國家的互助協定第七條，曾規定下列的原則：『廢除國際貿易中一切歧視的待遇，』並『減低關稅及祛除其他貿易的堡壘』，這對於日本也是有重大關係的。如果鄰近的中國，東南亞新共和國，菲列濱；以及英美等國都能接受這種原則，國際貿易勢必發達；倘若日本也準備如此實行，則日本的地位，也不見得沒有希望。日本失去了絲的市場，紡織業又受劇烈的競爭，起初或許會感覺困難；但日本人民的勤儉機智，一旦在和平的領導之下，日本必能在世界市場得到一個適當地位。

六、中國

中國今日的主權，是那些前進的中國人士所奮鬥出來的，這般人士，現在有的已經過世，有的已經年老，他們發動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更有他們的信徒及後繼者，多年與軍閥的惡勢力相抗爭，經過流血與奮鬥，到一九二八年完成了新的國民政府，更於一九三六年的耶誕節，完成了全國的統一。

當我們考慮這個新中國的時候，在我們的亞洲目標之下，對於中國今日的作戰，自應需要一種不同的態度。新中國有它自己的存在之權，我們與它攜手作同共的努力，（在這個共同努力之中，中國的犧牲與貢獻，截至目前為止，比我們大了許多）。本文上面的建議，都是假定中國將來應當自由，強盛，安定而是我們的友邦。

我們在亞洲所尋求的，不是互相牽制的均勢，所謂均勢即三者操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使之相尅相制，不能聯合以成龐大的實力，以過去的例子來說，即如英國一八一五年的支助俄國，一九一四的支助法國。據雅里大學教授史派克曼說，我們在亞洲的勢力，像三百年前英國在歐洲的勢力一樣，全靠這種均勢。就史氏論說實現美國的戰略思想，我們很表同意，但我們不接受這種均勢的理論。我們覺得他認為一旦日本的威脅祛除之後，中國發展成四萬五千萬國民的工業國家，其力量必大於西太平洋任何可能發展的政治單位。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所尋求所希望的。簡言之，我們建議造成一種不均之勢，一方面有特別偉大的力量，不受環境臨時變動的影響。我們認為美國在亞洲的勢力不靠別的，祇靠實現我們亞洲目標的公正與綿密的方法。我們認為自由強盛的中國，立刻可與我們合作實現及維護我們所確定的目的。我們同時相信新中國也願意給亞洲各民族得到穩定的和平，一種繼續的經濟擴展，與世界其餘各地平等的願望。我們所以需要中國強盛，因為要依靠中國有壓倒的力量，使任何擾亂這不均之勢的國家無法崛

起，而不能製造戰爭的機會。

因此我們必須假定我們能信任中國。我們把中國視爲聯合國之一員，已經有信任的作用在裏面。我們已決心削弱日本。中國成爲我們友好的伙伴，我們現在希望及歡迎它顯然的後果。中國的過去現在及未來，這個題目太大了，本文的篇幅祇能就中國之作爲我們太平洋伙伴的各點，加以商討。

中國的復興

觀察中國，目下戰爭的不愉快印象，似乎很容易蒙蔽將來。我們觀察新中國應當透過目前艱辛混亂的戰爭，想像到中國勝利的那個偉大日子，那時英勇而富有作戰經驗的中國軍隊重又開入東方被蹂躪的城市。得到了最後勝利的中國，其光明的情形，決不同於今日悲慘。

這勝利後的中國是一個龐然大國，西自中亞細亞的沙漠，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東迄黃海，面臨太平洋。其中包括寒帶的關外各省，以及半熱帶的粵桂滇等省份。自東至西，兩條世界上最大的河流，長江與黃河把全國劃成三部分，而海岸綫則把它們以及其他較小河流的出口連結了起來。華北的黃土平原，爲中國文化的發源地，此外有肥沃的長江河域，廣東及四川等文化中心，這些都是這新國家的一部分。在東北方面，中國將與蘇聯共享黑龍江的航行之利，與朝鮮共享鴨綠江的水力。在西南方面，與緬甸

相連，經過仰光，在孟加拉灣得到一個出口。在東南方面，鐵道與公路直通越南，以迄於暹羅灣。向東則對美的航運路線，依憑着橫越太平洋的防衛綫而重新暢通。如此則與西方新舊世界將空前的接近。

這勝利的大軍，數約五百萬，都有多年的作戰經驗，都是勇敢熱忱的戰士；他們之外更有無數的農民，其中數百萬也在佔領區不斷地從事過遊擊戰爭。他們所得到的自由，曾經償付代價，與僥倖獲得者不同。中國人爲自由而從事的奮鬥，較美國人一七七六至八三年的奮鬥或許時間將更長，當然也更爲艱苦。這個民族顯然是適於復興及和平的巨大工作的。

並且他們將來完成民主自治政府的希望也極大。其形式未必與我們完全一樣，而原則上顯然必相吻合。中國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就告訴了我們這一點。憲法最後的討論，修訂，及通過尙有待於戰後的國民大會；然其民主主義的概念，可以從臨時的國民參政會見到。該會無完全的立法之權，然表達民意決不是沒有力量的。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雖非經確定的選舉手續產生，但包含着國民黨之外，其他各黨的代表。

我們覺得中國政府必然是傾向於民主主義的，我們有理由作這樣的假定。中國政府面前所擱的復興與和平的工作，刺激了中國民衆的理想，同時也刺激了我們的理想。中國的需要很大，需要既大，機會也就很多。今日其內地因欲代替沿海各地供給軍用品而

不得不發展工業，勢能產生許多熟練技工爲將來的新工業之用。在滇緬路上駕駛車子的人，祇需要新的車輛與新的公路，就可以使過去與外界很少接觸的偏僻之區，交通暢達。數十萬里的鐵路業已計劃，將要興築。全國內河的航運也須以新式輪船補充民船爲原則，周密地重行計劃。收回了東三省，將給新中國添加一個煤鐵，鋼及其他鑄造工業的中心。日本在東三省的投資約在美金十萬萬元以上；從這些工廠以及南滿鐵路的工廠，中國可以得到許多器材，至少可以着手發展新鐵路及新工業。建設的需要，各種內部貿易復活後的需要，將使許多復員的士兵得到工作。餘如黃河的水利，內地農業的現代化，在在需要勞工的努力。我們草擬本文的時候，衷心希望新中國能完成這種的工作。

中國幾個迫切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來考慮中國若干有待解決而比較嚴重的問題。

〔甲、農業〕農業制度的不良，爲中國貧窮的根本原因之一。土地的租佃尙無一定辦法，各按地方的風俗習慣。南部約有三分之二的農民，土地非自己所有，中國人一般的投資方法，大都是購買土地，租入耕種，而租息很大，自全部收穫的半起，甚或多至五分之四。農民若增加生產，大部分仍爲地主所得，而地主的目的，只求其收益的靠得住，並不問一般農民或其佃戶的福利，故大都用傳統的方法而生產數量亦無由增加。要廢除這種制度困難固然很大，然若農民不能增加生產，不能增加占全國百分之八十五

的國民的收入，將來恐無法支持工業化後的新市場。

〔乙、工業化〕如果能由解決農業增產問題而創關吸收工業品的新市場，則就足以鼓勵工業化。廢除了土地租佃的制度，則過去收買農田的大宗資本就可移作別用。中國煤鐵的資源很富，石油和水力稍缺，而其供給工業原料的潛力，按人口比例，尙趕不上美國或俄國。中國一般的勞動人力很大，而戰時工業所造就的熟練技工及專家，尙不足適應大規模工業化的需要。

〔丙、經濟工業的平衡〕因爲戰爭的影響，使中國的西部有了開發機會。過去華西比較華東，華西是落後之區，因爲華東在不平等條約之下，由外國資本實行了有限度的工業化，可以說是歐洲國家的鐵艦與陸戰隊控制之下的工業化。今日華西已成中國的經濟中心，但以非常時期的需要爲基礎。日軍退出之後，中國將收回華東的舊工業中心。到了那時，利用各地資源而謀全國利益的工業化，可以成爲和諧的經濟統一，以鞏固政治的統一。

〔丁、運輸〕在戰事爆發以前，國民政府曾撥款建築了一部分亟要的鐵路綫。但爲戰事所阻撓，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中國所有的鐵路，每一百萬人口，平均僅四十五公里。印度則平均二百六十二公里，俄國爲五百一十一公里，美國爲三千二百公里。其內河的航線陳舊而效率低微。中緬中印公路的建築，成績雖屬偉大驚人，然中國大部分的公路

了，其管理，路面的建築，以及通行重噸汽車的能力，能夠達到美國標準者還是少得很。這種情勢固為將來留着很大機會，然就現在而論却是很大的障礙，在農業增產及工業品市場發展以前，至少先要克服若干的困難。

〔成教育〕普及教育的需要，較其他問題，亦同樣迫切。中國仍多不識字的民衆。如果繼續如此，則對於農業的科學化，交通及工業所必須的技術知識，甚至自由及民主政治的建設都將因此而發生困難。

這些主要問題，互有關係而互相影響的。然具遠大眼光的新中國領袖認為這種問題都可一一解決，完成革命及打退日本的中國國民，必有完成艱難工作的能力與耐心。例如土地問題已在手解決之中。又如戰時工業使工廠教育水準，局部地作有限度的改進，而工廠方面的進步也就不久可以影響到農村教育的改進。農村教育進步就可以促進農業的生產方法，若生產增多則工業品市場擴大，工業亦由此而發達。工業發達，生產增加，又必提高農工從業人員的收入。如此互為因果，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像我們希望的那樣，自由強盛，成為我們伙伴。

何謂我們的伙伴？

中國復興，它的偉大力量，聯合國可賴以保持亞洲的和平，然而締造一個強盛自由的中國，乃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我們與新中國的關係，乃是一種平等地位的伙伴。我

們在太平洋世界的計劃，需要一個中國來支持我們的目的，並不是用美國的金錢與聯合國的武器去支持中國。我們認爲這樣的一個中國正在締造之中，並且假定它必然繼續這個締造的工作。

一 戰時中國以盟國的地位，早是我們一個積極的伙伴，而中國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的問題。滇緬路被切斷後，中國需要着新的途徑得到接濟，正像我們需要接濟中國一樣地迫切。美國的問題，中國也知道就等於它的問題。我們倘有其他的戰區要接濟；而應給歐洲的接濟，就不能移轉到亞洲去。

那末這種互相依賴的情形，將來會隨着戰事同時結束嗎？中國的戰後問題是否純係中國的內部問題而與美國無涉？美國的戰後內政問題也與中國無關嗎？我們認爲不然。不論戰時或平時，沒有一個人是孤立的，國家亦是如此。

一九四二年五月幸福雜誌，刊載一文曰『美國人的建議』，其中說美國如無盟邦，在世界上已不再能安居樂業的了。經濟方面亦復如此。中國，就其幅員的比例而論，從來不是一個大宗的出口國家，連原料的出口也是如此。但戰後的工業化將使它成爲生產用具大宗進口的國家，這就引起了償付平衡的問題，使整個的國際貿易不能不較以前大大地重要起來。中國有兩條路徑可走。一途是在強制方法，集權形式之下，建立工業的自足自給。另一途是讓工業化自然發展，在其本身的啓導與鼓勵之下，成爲國際一般

經濟發展中的一部分。中國大多數國民，其私生活不願受過分的干涉，當然比較地樂於接受第二條途徑。但除非國際的經濟發展確在進行，否則中國是很難採取這個途徑的。

而且這一件事情，美國的關係甚大。即使中國沒有大批的出口品供給我們，即使中國的市場對於美國人仍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幻夢，美國的政策對於中國採取何種途徑，仍有不可避免的影響力量，蓋美國的政策足以決定整個世界的經濟情調。

美國對於戰後的貿易政策，如能造成一種自由的情調，我們有很多理由相信，中國必然會熱誠響應的。如果國際政治合作的輪廓很清晰顯著，中國同樣也會附和我們。中國歷來就以世界大同為努力的最後鵠的。最近蔣委員長說：世界大同與世界和平為三民主義之兩大目的，凡以民族平等，人類友愛為基礎的世界聯合組織，中國自然會參加的。

美國對華投資問題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這一個經濟伙伴，將來雙方有沒有什麼不便之處。為避免失敗，我們先要明白中國的態度，同時中國要明白美國的態度。

中國的態度，就其根本原則說，該國已有明白的表示：中國需要外國資本，如外國資本等於外力控制（即和平的侵入），中國已飽受這種經驗，寧願不要外國的資本。

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將取什麼態度呢？就美國習慣的行動去看，我們可以猜測美國人民到了戰事結束，一定反對以美國金錢供給世界上缺乏資金的國家。這就是說，到了復興時期結束之後，很少或甚至沒有公家的金錢去供給中國或別的國家。但有一個情形是很重要的，蓋若干中國學者曾明白聲明，他們不相信私人投資，中國祇願意接受政府的借款。

從表面去看，看不出爲什麼私人投資比政府借款對中國的主權更爲危險。然而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的初葉，投資者堅主接受投資的國家，其政府會許須維持某種的標準，投資須有合法的安全，以及不受干涉等爲投資的先決條件，這就有「控制」的用意在內，則政府與政府間的投資顯然較此有利。以一個國家的地位，我們或許可以信任中國，但以投資者的地位，我們相信中國人的程度，並不能比相信美國人的程度更深。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締造戰後的經濟關係，其中實帶有互相猜疑的色彩在內。祇有更進一步地互相瞭解事實，才能緩和這種猜疑。中國的問題，要得到國外財政及技術的幫助，但不能以損害主權及失去國家重要資源的管理權爲這種幫助的代價。事實上，外國的投資者也並不要損害中國的主權，也並不想占有中國的資源。中國願慮投資來源的方式，可用事實證明它是不必要的。美國人第一次大戰後的經驗，告訴我們，直接投資比公債債務更富於生產的力量，蓋投資者的獲益多寡，有賴於企業的成敗，於是爲其

成功計，儘量供給技術的幫助以及能幹的專家與經理人員。中國人不必憂慮這種經營方式是永久的。在英國自治領，在美國，在美洲大陸，初由外國資本建立的許多產業，不必有特別法律的保障，這種產業日後還是能收回的。

次之，討論到美國投資者的顧慮。中國人恐怕投資者對其作不適當的控制，原因發生於投資者恐怕中國政府使他不能牟利，去立刻支配他的投資。從第一點說，投資者深知許多中國的計劃者，主張廣泛地國營各種企業及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於是投資者預先料到由國家保護國家津貼的企業將與之競爭，使其投資失敗。中國是無疑會興建國營企業的。但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却給國外國內的私人投資留下很大的任務。其書中有云：「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今欲利便個人企業之發達於中國，則從來所行之自殺的稅制，應即廢止，紊亂之貨幣，立需改良，而各種官吏之障礙，必當排去，尤須輔之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

五五憲章，也有同樣的明白規定，第一一八章謂地下之礦藏，應歸國有；第一二三章謂一切獨占性之公用事業由國家經營之，如有必要，國家亦可特別指定私人經營之。如此則私人投資在原則上很有發展的餘地，即在獨占性質的事業方面，也並不是完全沒

有機會。

然而原則上的宣言尙不能盡去投資者的疑慮。此外還有一個足以引起疑慮的問題，即中國如何償付外國債務的問題。關於中美互助協定，我們知道美國同意，不必以「加重商業負擔」的方式償還租借法案的債務。對於新債務償付現款，最足以加重商業的負擔。假定的償付方法，必須用貨物或勞務者爲佳。在自由貿易的制度中，這是辦得到而比較容易的方法，因爲中國的主要出口品如桐油、絲、茶、豬鬃、蛋類製品、大豆、錫、鎢、鎳等在美國有積極的需要，而自中國可以較別處爲低廉。

在本報告書第一篇「英美關係」中，我們建議創設一個美英自由貿易的區域。並謂這個自由市場應公開讓各國參加。就久遠處着想，這個原則有顛撲不破的理由，我們主張有實行可能的時候，即付之實行。中國的出口品，不能用高稅率關閉於美國市場之外，一因中美的經濟關係，需允許中國物品到美國市場俾清償其債務，二因低廉的進口貨對於一般美國民衆是有益的。

有很多人說自由貿易政策有害於美國的實業及美國的生活水準，這是無稽之談。因爲美國是世界上最前進的工業國家，祇有我們認爲沒有利息的物品，或生產數量不多的物品，別國才能與我們競爭。

我們認爲自由貿易政策在久遠着眼是很有理由的，因爲反是則不足適應久遠的需要

。把東方工人的生產品關閉於美國市場之外，其顯著的影響，將降低此輩工人的酬報，或逼迫他們在別方面去生產，而仍有與我們競爭的可能。這種脫節情形愈多，牟利的機會愈小，國際市場亦愈易萎縮。東方經濟愈受損害，我們的出口市場也愈受妨礙。如果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普遍發展，而生產量能一般的增加，我們不得不讓亞洲工人的生產品達到與我們競爭的水準，因為這是於大家有利的，即使若干農工企業在金錢上稍受損失，也是值得的。

目前的迫切需要

上述為將來及長期實施的一般原則。這些原則必須先行說明，因為目前的措施，須與最後的目的相呼應。所謂目前的措施，即指今日我們必須援助中國的作戰努力，及明日幫助中國着手復興工作。

現在最重要的當然是對華軍事援助。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的諾言必須履行。中國戰場的美國空軍，現已有轟炸日本空軍根據地及日本軍隊的行動，這應該經常繼續而擴大活動的範圍。自阿撤密到中國飛越喜馬拉雅山的航空運輸尚須大大增加。英美在華盛頓的聯合參謀機構須與中國的參謀本部立刻會商反攻緬甸的計劃，俾能及早在適當時機行動。

國與國合力作戰，雙方的猜疑，有時甚至發生齟齬，在所難免，而也是不足為奇的。

這需要雙方經常努力，設法諒解。這種努力責任當然在外交的代表。中國派其重要的政治家外交部長駐在華盛頓。美國在重慶的代表並沒有同樣的崇高地位。在軍事方面情勢固並不相同，但同樣地不能令人滿意。蔣委員長對三位美國將軍具有完全的信心，而美國對於中國駐美軍事團似乎未能重視他們的意見。這些情形，或可找到若干的解釋與藉口，惟遲遲不加糾正，當然是不對的。

英美放棄在華特權，也是促進諒解及獲得雙方信任之一法。在這一方面，英國苟能退還香港，當然是相當有力量的舉動。一八四二年中國割讓香港的時候，差不多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島嶼。到一九三八年人口幾達一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七是中國人，六十萬的難民尚不計在內。這些中國僑民過去雖未要求脫離英人統治而獲取自由，然而這一港埠究竟應當屬於中國的，英人統治表示損害了中國的主權。葡萄牙當然也應退還澳門，法國則放棄廣州灣。中國為酬答這種舉動計，應同意成立聯合委員會，俾對各該地的私人產業，作適當處理。

我們討論到對華財政援助的時候，祇能就中西經濟關係的期望，大體說一說。一旦戰事結束，中國必急需立刻的援助，而一切戰後救濟的計劃，都應把中國包括在內。救濟計劃如能實行得適當，則其他遠大的長期計劃，可以早日着手。

戰後救濟應着重於確定中國民衆的新地位，其性質不能僅限於救濟，應能促進中國

國內的建設需要。在這一方面，聯合國的復興基金，須與中國當局措施相配合。例如推廣教育，社會醫療，設立農藝試驗站，水利事業，新的工廠檢查制度等等，中國當局須先善自着手方能得到復興基金的幫助。如此則西方民主國家必能幫助及策勵中國，向其所需要的社會地位及有利於國際合作目標進步。

復興基金的援助，也可以幫助到社會的重要公用事業。經過中外的合力投資，一方面保護私人投資者，則生利的公用事業，如鐵路、航運及電力廠等的建設，可以加速地進展起來。

復興基金同時可以用一小部分，幫助中美兩國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戰後中國將大大需要學識精湛的科學家與技術家。有的可以在中國的大學及專門學校裏訓練，同時也可以把畢業生送到國外留學。

在原則上說，派遣學生留學的經費，應為中國的責任。但美國的學費較世界上任何國家為高。如果要使中國的學生能進美國的大學習業，我們必需減輕他們的費用。應當勸導文化基金、大學、及企業公司設立公費學額。在戰後復興時期，在規定的若干情形之下，美國政府亦可稍出經費以補充這種私人機關的公費負擔。

這種辦法，尤應施之於中國政府選派來美，適應其技術人員需要的學生，如化學、工程及其他方面的專科學生。在中國及在美國，都應組織一個中美文化合作的委員會，

由大學主辦，負責這一類的訓練計劃。

這種委員會亦可幫助美國學生及教授，赴華有系統地研究中國問題。餘如交換教授等事項，也可補充這種文化的合作。英國及其聯合國家，尤其是印度及東南亞新共和國，應當作同樣的措施。

一個平等的措置

這類中美人民友誼合作的計劃，却有一個嚴重的阻礙存在。我們限制移民的排外法律阻礙着中國僑民進入美國。即暫時允許進口的中國人，亦應符合移民法的規定，須有特別的身份證明；到口岸之後，爲了受檢查，往往要耽擱很長的時間。而移民法，尤其歧視中國人，一九一七年的移民法所規定的限制區域，特別把出生在亞洲南部的國民放在禁止之列，而一九二四年的移民法則排除外人的取得公民權。美國的外人入籍法，遠在一七九〇年規定自由白種人民之歸化美國，（一八七〇年改以修正，菲洲人亦包括在內）。該法的解釋權在於法庭，他們從來沒有作過包括中國人及日本人的解釋。希特勒種族優越的原則，我們早已制在法律之中，我想必有許多美國人覺得驚奇的吧。

繼續這種法律與這種態度，一方面聲言着崇高的目的，則將使我們的目的變爲滑稽，而我們的聲言也將不值一笑。日本已對全歐洲指出我們的這種虛偽，我們唯一的答復，祇能改變辦法。中國政府並不要求有無限制之權，把不熟練的工人移到美國。大家知

道從某一個文化環境的居民無限制地移到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環境，將妨害社會的安定與進展的和諧。然中國痛恨把他們列為卑劣的民族，而他們的痛恨也很有理由。我們應立刻與中國商定移民及歸化條約，規定雙方准許某種階級的國民如商人及知識階級等，得以互相移入。而凡准許久居的僑民，亦有歸化落籍之權。不准中國不熟練的工人移入美國，同時可以規定不准不熟練的美國工人移入中國，中國也就不能反對了。結果則凡願久居中國的商人及教士，有歸化入籍之權，准予移居美國的中國僑民也有同樣權利。現凡出生在美國的中國人，即屬美國國民。則其他合法居住在美國的華僑，倘欲入籍歸化，就沒有理由限制他們。

七、其他的問題

我們所考慮的亞洲區域是西連印度，北接蘇聯。其南則有英屬澳洲及新西蘭自治領。我們所提議的解決辦法可以大大的影響這些鄰接的國家。我們在這裏且不討論蘇聯的利益。關於遠東的解決方案，如忽視蘇聯利益，總是不會長久的，對於朝鮮問題亦復如此。我們必需假定在六千哩的邊界上，中蘇來日會有一個滿意的協定。而對朝鮮，則應認為它是一個獨立的整體，一個獨立的國家。

朝鮮半島是亞洲和日本島嶼間的天然橋樑，在戰略上非常重要。朝鮮若給外國控制，對日本的側翼是一個致命的威脅。佔領朝鮮在軍事需要上是第一個步驟，即在日本軍閥設計來日戰爭要動手前，必先佔領朝鮮。所以來日把朝鮮從日本手裏分出來，是一種公正的行爲，也是同盟國制止來日日本的這種設計時有用的一着。

有鑒於朝鮮問題的複雜，以及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三日日蘇中立條約之下所規定的日蘇目前關係，我們此刻很難作最後的建議；但爲一種友誼意向的熱誠計，以及儘可能妨礙日本軍事行動計，我們對於爭取朝鮮自由的人民，應儘量予以援助。我們的陸軍航空方面可以組織美鮮機隊。在對華的租借物資中可以分出一小部分指給在中國軍隊中作戰的朝鮮部隊，正像我們對英租借物資中之幫助戰鬥法國一樣。最後，我們應該找尋一種方式，允許朝鮮有明白宣佈其自由與獨立之權。

戰後對於朝鮮的將來，中蘇之間成立一種諒解是必需的。次之，中國宜考慮將間島（現爲偽滿之一省）割給朝鮮，蓋其地朝鮮人民與中國人民比例爲三與一之比，以鮮人爲多。然後再就中鮮兩國國內少數民族的問題成立協議。

獨立後的朝鮮在經濟方面，尤其將日本投資收歸已有後，可望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朝鮮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已有三十年，其國民因或缺少行政的經驗，所以在過渡時期，國際方面可給予幫助，其辦法由太平洋會議指派高級專員一名，其下則設若干由國際選

擇的鮮籍文官輔佐之，作為國際政治幫助的媒介。

印度

印度並沒有太平洋的海岸線，不在本報告書地理區域的中心範圍以內。但印度自由這個問題，不能視為亞洲次要的糾紛，然亦無法立刻予以解決。印度為亞洲的一部分，其前途與亞洲的前途息息相關。此次戰事等於是印度及其他遠東各地帝國主義的結束。因此，我們為亞洲未來發展所作的建議，其原則也應該實施於印度的。

一般美國人的態度認為如果印度人需要獨立，就應當讓他們獨立。美國政府把印度認為聯合國之一。保衛印度，一部分是我們的責任，美國軍隊正與印軍在印度及北菲並肩作戰。這就是說印度是站在我們這一邊，是我們的盟友；既為盟友，則在戰後的太平洋新世界，對於一切的國際措置，印度有完全及平等的參與之權。這自然包括獨立一事在內。

美國人的這種態度，不久必在外交政策上更明朗更顯著地表演出來。我們在這裏對於印度暫不擬作具體的特殊建議；而印度問題隨時勢的推演，時時將有變化，我們也不擬作這種建議。這種隨時發生的變化，根本是英國（及印度）的問題，雖則印度的獨立，將來美國也應該分擔一部分的責任。

南太平洋

現在讓我們討論到澳洲及新西蘭。這兩地完全是我們西方文化及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它們與英國其他的自治領及美國不同，其人民差不多完全是從英倫三島分出去的。這種親密的血統關係，將來似乎仍應留在英帝國的組織之內。如果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戰後成立某種形式的國際組織，以及澳洲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將空前地不致妨礙它對英國的根本效忠。由於澳洲在地理上、戰略上、經濟生活上、以及人口血統方面的種種地位，澳洲將來可以成爲促進英美諒解的工具，而不是美英爭取勢力範圍的領域。

澳洲是經濟國家主義的典型，有高的關稅率與嚴格的移民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促進了它工業化的步驟，澳洲也像其他參戰國家一樣，甚感勞工的缺乏；而七千萬人口的日本久有征服七百萬澳洲人之意，這種種事實或許將使澳洲不得不修改過去限制移民的政策。

新西蘭的情形在許多方面與澳洲不同。爲了農產品出口利益的超過其他一切，新西蘭從未採取過高關稅的政策。新西蘭因無有組織的工業，故可不經暴力的革命及混亂而改革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模範國家。這樣的一個國家，其適應變化多端的世局，究能到何種程度，而其促進國民福利較之自由企業是否更能普遍廣大，這尙有辯論的餘地；但它是值得全世界注意的一個實驗。該國的移民限制，大體說來，並不寬大於澳洲。現其人口尙不到二百萬，實際上至少可以供養三倍於此數的人口，若干權威認爲該國可以容納

一千五百萬人口。鑒於今日人口與實力的關係，新西蘭或許也不致忽略這種教訓。

新西蘭對於太平洋區的和平與幸福，有一件事情是很有供獻的。蓋現世界唯有該國會循雙方諒解的途徑，用逐漸吸收到一般社會計劃中的方法，解決了少數民族問題。新西蘭之對待馬立斯民族可爲戰後解決少數民族糾紛的榜樣。

戰爭與和平的勝利全賴團結

此次戰爭，所宣佈的最後目的，西方及亞洲國家的領袖都表同意，這一歷史上的空前之舉，中國、印度、及菲列賓之參加聯合國，表示亞洲在原則上承認大西洋憲章的目的。承認這種原則是很重要的，證明亞洲願意信任我們，正像我們之擬信任中國一樣。若要知道這種信任有多少深切，尙須看具體的行動，我們要看中國實際走上那我們認爲它可以及願意採取的途徑。東方也在等待我們證實他們的信任，並不是口頭的宣言而是行動的證實。

在攜手作戰的時候，我們必須以事實來證明，我們的戰略決定並非根據於種族的偏見。我們必須以切實的方法減少從前的磨擦。我們必須實行種族及政治平等的原則，證明這不僅是無力空泛的理論而已。不論有多少困難，印度自由須作實際的計劃；我們願賭朝鮮獲得自由，亦須有實際的表示；而由聯合國的集體行動，我們必須履行保障菲列賓安全的諾言。僅由口頭說明意向已經不夠的了，須以事實來證明。美國、英國及英自

治領各國放棄它們過去的地位，放棄它們的巨大利益，才能真正書寫那人類的憲章。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我們應以友好誠信來團結我們的盟友，從這種團結精神中才可以發生卓越的鬥志，誠忠的交流方可鼓勵人們在不平衡的境地中奮鬥，可以使人備歷艱苦而感覺到前途有無限的希望，否則是有法子戰勝的。

(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041B

五
五

